

《信報》《教育評論》(24/09/13)

在大馬看學校

八月初，應馬來西亞董總的邀請，出席了他們的 70 週年慶典。有一個研討會，一個晚宴，然後連續去了幾個州看了四所學校，收穫非常豐富。很感激他們熱情的安排。

讀者也許還記得，“董總”的全名是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。七十年前，馬來西亞政府要求當時的華文中學接受政府資助，成為國立中學；條件是需要必須轉為用馬來語作為教學語言。對華文學校來說，當時的壓力頗大。這次在碰巧在怡保看到當地的業餘劇團排戲，就是重現當年的“抗爭”過程。華文教育於是成為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覺得要維護的重點，作為保護華人文化的一個標籤。當年領導這場運動的是林連玉，終於在不受政府資助的情況下，保存了華文中學，稱為獨立中學 - “獨中”，都是私立學校。(同期成立的还有“教总”，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，是各地華校教師會的聯盟組織。有時候與董總合稱“董教總”。)

董總下面有 60 多所獨中。保存華文教育的代價，除了要收學費，更重要的是不能升入本國的大學。因此獨中的畢業生往往在外國念大學 - 台灣、新加坡、歐美，近年也有不少到中國內地，也開始有到香港的(不知道為什麼，是少數)。也因此，董總的貢獻，遠遠超過董事會的職能：有獨立的課程、獨立的課本、獨立的考試，自成體系。馬來西亞雖然歷史上沒有出現過如菲律賓、印尼的正式

“排華”運動，在民間也很少看到種族之間的隔膜；但是一到政治層面，政黨之間的競爭，就非常激烈。

種族共融 略見端倪

2022 年馬來西亞大選後，沒有任何一方政黨或政治聯盟獲得簡單多數執政，因此由多個黨派組成所謂「團結政府」。團結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對華文教育放鬆限制的政策措施。就在董總 70 周年的宴會上，聽到了幾項：對於學校廁所修建的政府資助，第一次遍及所有學校，包括華文獨中；獨中的畢業生，只要考到政府考試的 10A，就可進入預科，也就是有可能考進本國大學。還有一項當時聽不懂，是馬來族的教育部長親自說的，“不能再讓學生在儲物室吃飯” – 原來本來規定齋戒月所有學校食堂需要停止運作，於是非回教徒的學生只能躲在儲物室甚至廁所進食。也是對於華校釋出的放寬信息。

上面說的種族共融，在民間完全不是問題，在肉骨茶的來源地巴生，有 200 多間餐廳提供肉骨茶，原來的華人的食品，裡面卻有馬來族的顧客（吃的是雞肉、牛肉）；在馬來、印度食品的餐廳，顧客不少華人。就在董總 70 周年的晚宴上，兩位司儀，都是雙語。男的是華人，華文獨中的畢業生，卻說得一口非常流利的馬來語；女的是馬來人，卻說著非常道地的華語，原來也是獨中畢業，現在是官方電視台華語主播。

種族問題，對教育就體現在教學語言。國立中學（國中）用的教學語言是馬來語，不過數學與科學各科，用的是英語。馬來西亞大約在三十多年前，曾經要大、中、小學一律用馬來語作為教學語言；後來發覺馬來語比較簡單，難以支撐現代的數理教學，因此轉而要求所有國立學校用英語進行數理科目的教學。

上述的董總，屬下都是華文獨中。但是華文學校的概念，也包括華文的國小（國立小學），他們每個學期有 200 小時用華語授課；再加上數學和科學用英語，用馬來語教學的空間其實並非很大。因此，筆者的觀察，教學語言的種族界線，已經不如以前的鮮明。

教學語言 趨向並行

華文學校遇到的挑戰，是人口的變化。馬來西亞的總人口，官方數字 3,456 萬。馬來族佔人口 69.9%，華裔佔 22.8%，其餘還是印度裔。相對於 1957 年，也就是董總成立（1954）的年代，華裔佔 40%。總數來說，華裔人口其實 60 多年長了 3 倍，但是馬來裔人口長了 5 倍。不止如此，很現實的情形是：華人家庭少子化已成趨勢，馬來裔家庭則仍然是子女成群。

因此，華校的華裔學生來源愈來愈少，有些地區由於華人子弟稀少，學校甚至因為收生不足而要遷校、併校，但是獨中的執照不會再發，因此遷、併的過程困難重重。

但是另外一個方面，令筆者有點意外的是，近年華校也有馬來裔的學生入讀。而且愈來愈多，目前已達到 20% 以上。在某個州，有華文獨中 100% 的學生是馬來裔。為什麼馬來裔的家長，願意把孩子送進非母語教學的華文學校？當地的分析：第一是中文的地位上升，家長覺得孩子讀中文有較好的前途；第二是華文學校辦得好，校長教師比較積極，學校的活動也比較多，教學與管理比較嚴謹，因此得到家長的歡迎。



面對非華裔的學生進入華文學校。華人社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。第一種看法，認為華文學校是華人的學校，著重中華文化的傳承，非華裔的學生的滲入，會讓華校失去了她們的傳統，失去了多年艱苦奮鬥保存下來的寶藏。第二種看法，認為華文學校是受到“友族”（馬來好會裔）家長的歡迎，證明華文學校的教育有優勢，可以從“華人學校”轉化為大馬全國的“優秀學校”，為各族國民服務。

華文教育 跨越文化

筆者在局外，無能置喙。不過覺得第一種看法，是沒有想到如何面對華裔學生日益減少的挑戰，是一種守勢。第二種看法，概念上是可取的“轉危為機”，也可以說是發揚中華文化裡的教育理念，成為超越文化在異地生根的優秀教育，是轉守為攻。

不過這第二種看法，要付諸實行，面對的挑戰殊不簡單。從當地的教育工作者那裡理解的有幾點。一、華文學校的教師，原來的教學語言是華語（普通話、簡體字），要面對非母語的馬來裔的學生，需要一整套－從教學到行政－的調整過程，要花很大的功夫。（目前非華裔學生較多的學校，也許正好是很重要的試點。）二、獨中因為是私立學校，靠學費難以支撐。雖然有不少華人社團的捐贈，財政上依然可以捉襟見肘。三、華文學校教學與管理都比較嚴謹，這是成功的基本要素；但是也許還需要尋找教育的新台階。例如董總的課程和考試，對於理科實驗與體驗式學習，著墨較少，因此學校的實施參差很大；又如特殊教育，似乎還沒有起步的跡象（也許筆者看得不仔細）。

董總屬下的學校，基本是“校本”發展，沒有有上而下的管理機制。從香港的經驗看，這是百花齊放的最佳土壤；但也產生學校與董總的疏離。設想（一）董總定下華校跨族裔服務全國的大政方針與發展藍圖；（二）以此藍圖作為旗幟，動員全馬的捐贈，設立一項特大的發展基金；（三）設立新型“華文學校”（也許要改名）的遠景與規劃；（四）開展大規模的培訓。

這是筆者的胡思亂想。但是卻得到一個啟發：中華文化影響下的教育，有他的特點 - 有優點也有缺點。但是疫情之中，陸、港、澳、台、馬（華語系統）五個華人社會，不約而同提出“停課不停學”，把學生的學習放在第一位，而且的確出了許多創新。在世界上一片“Learning Loss”的喊苦聲中，堪稱獨一無二，是否也是值得我們深思？